

对香港问题乱表态惹怒邓小平

1984年5月25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出席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的香港和澳门两地代表。这次会见的时间节点很重要。中英两国政府关于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谈判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在这个关键时刻,海内外,尤其是谈判涉及的各方,都十分想知道中国当时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会对解决香港问题发表怎样的政策讲话。

上午9时40分,邓小平走进福建厅,他看上去一脸的不高兴,略显愠怒。以往他走进大厅时,会向在场的人拱拱手,表示问候,偶尔还会用浓重的四川话说:大家好!可这一次他一反常态,一坐下劈头就问,你们看到今天的香港报纸了吗?

在场的大多数人是负责处理港

澳事务的各有关部门的官员,对邓小平的问话所指内容,当然心知肚明。但大家保持着沉默,谁也没有搭话。邓小平显然也没有指望得到他们的回答,接着便点了两位负责干部的名,批评他们关于香港问题乱表态,无组织,无纪律。他说话的声音非常严厉。

上午10时,邓小平来到大会堂东大厅,会见已坐在那里等候的港澳两地代表。在记者们拍完照,摄完像,录完音后准备退场时,他突然大声喊道:你们先别走,我有话要说。

邓小平语调坚定、清晰有力地说:有人说,香港回归后,我们可以不在香港驻军,这是胡说八道!为什么英国人可以驻军,我们收回香港反而不能驻军!没有这个道理嘛。驻军是国家主权的象征,恢复行使主权后不驻军,那主权还体现在什么地方!

邓小平接着郑重宣布:对于香港事务,别人说的不算,只有我——邓小平,还有总理,还有外交部长姬鹏飞,说话才算数。

邓小平在事先没有安排的情况

下,出人意料地向参加会见的海内外记者发表这样重要的讲话,这种情况实属罕见,但也在情理之中。

香港等海外媒体同时在涉及中国国防(驻军)和外交两个重大问题上向中国政府发难,以干扰正在进行的中英两国解决香港问题的谈判,邓小平当然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必须作出反应。于是,他当机立断,正好利用会见港澳两地代表的机会,在代表们在座的情况下,向记者公开发表讲话,阐述他对解决香港问题的构想,中国政府的基本政策和原则立场。

邓小平很生气,是因为他一心筹划的解决香港问题的整盘棋,由于有人乱表态而受到干扰,或被打乱。

在记者离开大厅后,邓小平在与港澳代表谈话时,再次强调:中国政府有权在香港驻军,这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象征,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象征。

(摘自8月19日《新华每日电讯》顾文福文)

中国自古以来就对南海诸岛进行管辖,但进入近代,西方列强不仅屡屡入侵中国,还霸占越南等周边各国,进而觊觎地处边陲的中国海岛。1909年,清朝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前往西沙群岛巡视,每到一岛即勒石命名,竖黄龙国旗,以示该岛为中国领土。占领越南的法国当时并未抗议,多年后又宣称中国对西沙的主张“从未得到正式的承认”,公开显露其窥伺之意。除西沙群岛外,法国还企图染指南沙群岛。1933年4月,法炮舰“阿美罗德”号和测量舰“阿斯德罗拉勃”号侵入南沙群岛“考察”,以示“占领”。同年12月,交趾支那(在越南南部)总督克劳泰默签署法令,把南沙群岛的这些小岛合并到安南的

南海地图上的“九段线”

巴地省。

面对法国的侵略,当时的民国政府感到有必要固我主权。1934年12月21日,在民国政府“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举行的第25次会议上,审定了中国南海各岛礁的中英文地名。1935年1月,该委员会编印了第一期会刊,上面较详细地罗列了南海的132个岛、礁、沙、滩的名称。同年4月,该委员会又出版了《中国南海岛屿图》,确定了中国最南的疆域线至北纬4度,曾母暗沙被标在疆域线之内。这就是中国地图上最早出现的

南海疆域线,也就是今日中国南海地图上U形断续线的雏形。

日本侵略中国后,强行占领了南沙群岛,并将其改名为“新南群岛”,划归台湾(当时台湾为日本殖民地)管辖。1943年12月,中美英三国签署的《开罗宣言》,规定“三国之宗旨……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1945年7月,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

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宣言》和《公告》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日本应将南海诸岛归还中国,但在明确限定日本的主权范围后,其所侵占的领土当归还原拥有国,南海诸岛自应归属中国。此时,重返越南的法国亦图谋重新占有南沙群岛。刚从美国统治下独立的菲律宾亦蠢蠢欲动,也想对群岛实行有效的控制。

当时的中国政府为了维护南海诸岛的主权,除与法国进行交涉外,还及时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首

先,对南海诸岛各岛群的名称做了调整,将原南沙群岛改名为中沙群岛,将原团沙群岛改名为南沙群岛。第二,派兵舰前往接收。1946年秋,由中华民国海军宿将,民族豪杰林则徐后人林遵率领的太平、永兴、中建、中业四舰前往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并在太平岛(以太平舰命名)设立了南沙群岛管理处,隶属于广东省政府管辖。第三,为了使确定的南海领土范围具体化,当时的内政部方域司于1947年印制了《南海诸岛位置图》,

正式在南海海域的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四周标出了U形的断续线。1948年2月,这幅图被收入《中华民国行政区划图》中,由商务印书馆公开对外发行。新中国成立后,经政府有关部门审定出版的地图在同一位置上也标绘了这样一条线,只是原来的11段断续线被改为9段断续线,这就是俗称的九段线。

(摘自《新华文摘》2012年第1期 李开盛/文)

中国航母计划出台始末

2011年7月27日,中国国防部宣布了正在改造航母的消息。据海军人士透露,中国第一艘航母预计在2012年八一建军节宣布成军,正式交付海军服役。

昙花一现的论证

1970年4月下旬的一天,当时在隶属海军建制的第七研究院十四所负责世界水面舰艇总体发展研究工作的于瀛,随领导去院里开会。会议组织方在电话里特地提醒说,不能带笔和笔记本。

在这次会议上,该院一位副院长宣布了一条中央军委下达的命令:从即日起,组建航空母舰研究队伍。

这个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道开展航母研究的命令下得有点突然。此前,于瀛所在的714所正面临被撤销的命运。

这一年,中国正处于与苏联全面交恶、与美国关系尚未缓和的时期,安全形势很严峻。

上世纪60年代末,中国在武器研制上的突飞猛进,是这次航母论证

的另外一个背景。1968年,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开工建造;1969年5月,常规动力舰开始批量制造;1970年4月份,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升空。

当时,中国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间歇期。中国船舶第七研究院原副院长尤子平说,关于航母的决策,不仅是上层几个人的问题,也可以说是社会普遍存在的“左”的思想的产物。于瀛则认为,这和中央发展海军的思路一脉相承。“毛主席50年代就提出: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定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

于瀛记得,当时所里隔三差五就会来一拨人,咨询有关航母的信息。

这场由中央军委发起的论证,具体的组织者是海军司令部造船工业科研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船办”)。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刘华清,当时刚从国防科委副主任的位子上离开,担任“船办”主任。

1970年5月中旬,于瀛和张日明赶往海军大院,向“船办”汇报。“那时没有现在的电脑手段,为了说得形象点,我们把航母的照片放大到最大

尺寸,再把三合板一拆为二,上面涂上蓝漆,把航母的照片打上去。当时这叫‘拉洋片’。”

刘华清听得很认真。汇报结束时,他对张日明说:“胖子(即张日明,刘华清任七院院长时,张日明是其属下,彼此很熟悉),你讲了这么多,我一下子也记不住,你能不能给我出一个小手册,我给领导汇报的时候可以看。”回来后,于瀛和张日明连夜制作了手册,第二天给刘华清送去。

刘华清在回忆录中说:“早在1970年,我还在造船工业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时,就根据上级指示,组织过航空母舰的专题论证,并上报过工程的方案。”

但这一过程到了1971年9月份戛然而止。

航母“费效比”

到了80年代,航母论证开始与改革开放联系起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亦克亦生。

改革开放就要“走出去”,但谁来保护这些走出去的中国利益?“这时,中国社科院的一位专家提出,改革开放必须有以航母为中心的强大海军的支持。”于瀛说,这种观点出来以后,国防的、军工的也都跟着提。